

小說

中國新文學叢刊



迅 金 巴 從 文 著

馮 文 炳 王 魯 彥 許 欽 文

黎 錦 明 錢 金 枝 陳 翔 鶴

臺 靜 農 向 培 良 等 著

說 小

(二)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五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月再版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價	二	元
編 纂 者	錢 公 俠	施 琪
發 行 者	朱 炎	啓明書局代表人
發 行 所	啓 明 書 局	上海福州路四百號
經 售 處	全 國 各 大 書 局	

本書編號：132

小引

中國新文藝運動，肇源於民國四年秋在上海出版的新青年雜誌；而新文藝運動的第一篇小說，要推周樹人（魯迅）在新青年上發表的狂人日記。此後北方出版的新潮，也加入新文藝運動的戰線。雖然有林琴南王敬軒一班人，對於新文藝運動，加以很嚴重的反對和攻擊，可是潮流所趨，決不能挽狂瀾於既倒。其實那時新青年新潮一類雜誌，並不像新潮的名字一樣，專門注意『文藝復興』方面。（新潮的英文名字就叫 *Renaissance*）它們是代表那時新起的資本勢力，對於舊有的封建勢力叛變。那些人拉了『德先生』（*Democracy*）和『賽先生』（*Science*），當作武器，於是禮教，孔孟之道，宗法社會，文言文，以及其他種種舊社會的殘餘，全成了攻擊的目標。他們知道文字是宣傳的利器，而且白話文的提倡，可以直接搗封建勢力的壁壘，所以提倡白話文，新青年和新潮上，便常常有新的創作發表。除了魯迅以外，北京大學的學生，那時很有幾個成功的小說家。直到現在，北平還是新文藝的根據地。雖然現在的批評家，對於新文藝，也有『京派』『海派』之分，『京

派』鄙薄『海派』帶幾分油滑氣，『海派』卻批評『京派』近乎道貌岸然。然而北平成爲中國文藝的首都，是不可否認的。也許因爲這個緣故，所以當東鄰軍隊迫近平津的時候，學者們想改北平爲文化城吧。——閒話免談，既然說起北平，本編的選揀範圍便是那時北京各文藝社團的作家，

因爲他們不能編入創造社或文學研究會，而且這些作家的風格，也大都有點類似，雖然材料未免纖雜一點。可是爲着便利，當然不能嚴格地限定一個區域，祇是以北京（不是北平）爲中心吧了。

新青年新潮兩雜誌，自從過了五四運動這黃金時代以後，主持者出洋的出洋，做教授的做教授，流浪的流浪，一時便消沉下去。晨報副刊和京報副刊便成了那時新文藝的中心，介紹了幾個作家，像許欽丈王魯彥黎錦明向培良等。同時兩個刊物，現代評論和語絲，雖然站立在相對的地位。現代評論是被稱爲一班『正人君子』所辦，語絲卻是錢玄同劉半農周氏兄弟（周作人魯迅）等爲主角，西澧（陳源教授）的閒話和魯迅的隨感，更是針鋒相對。但是兩面文藝欄的小說，筆調頗相類似。現代評論上文藝最大的收穫，便是介紹了許多沈從文的作品。語絲由北新書店發行，後來雖然因爲環境的關係，北新南遷，繼續在上海發行，語絲北新奔流等刊物，可是她們的血脈，終是北

京的。在這北新一派的上頭，也有許多作者發生過關係。在民國十四五年的時候，北京還有莽原社和未名社。這兩個社，都受着魯迅的指導，裏面的作家，有馮文炳（廢名）、臺靜農、李霽野、高长虹、素園等。又有上海淺草社的一批，中樞移入北京，出了沉鐘週刊，介紹了陳翔鶴、馮至等幾個作者。國民革命之後，首都搬到南京，文風也似乎渡江而南，可是現在的北平，仍舊並不寂寞，現代評論、語絲、北新新月等文藝欄的健將，仍在故都集成『京派』的一羣，沈從文、巴金、馮文炳、章靳以等，還有很多的創作。

現在來順次介紹本編的作者：

魯迅，原名周樹人，浙江紹興人。他在第一本創作集吶喊上，曾有一篇自序，介紹自己的生平。他在南京讀過水師學堂，旋赴日本學習醫科，因為志趣的改變，未曾有着結果。返國後做過中學教員和大學教授，也做過北京政府教育部的僉事。在國民革命之前，他是一個反封建的戰士，出過吶喊、彷徨兩本小說集。國民革命之後，加入左翼作家聯盟，儼然為該派的巨魁，也是中國小說家中的首席。這裏選了他的創作四篇，藥是寫一個害肺病死的青年和一個因革命斬首的青年，故鄉是一篇

沉毅優秀的散文詩，那個農人閻士，寫得那樣可愛而又可憐。阿Q正傳是魯迅的得意作，曾譯成英、法、俄等外國文字，讀者提阿Q，也許是耳熟能詳，不用我費辭多贅，可是錢杏邨曾寫過一篇死去了的阿Q時代，說中國現在沒有像阿Q一樣典型的老百姓，一時成為論爭的問題。希望讀者再仔細地看一遍，瞧瞧這名作裏的主角，在現代中國可還找得出。離婚寫鄉鎮裏不幸的婚事，這四篇作品，直到現在，還可以不朽。可惜魯迅自出了彷彿以後，小說擱筆已久，只有些書信雜感出版，長令許多讀者盼望而已。

李蒂甘，筆名巴金，四川人，是一個安那其主義者。他在小說月報上發表了滅亡，東方雜誌上發表了新生，立刻震驚了文壇，他那積極的思想，逗人的筆調，一時無兩。他在國民革命之後才出現，又是非常多產，近幾年來，長短篇小說，已有滅亡、死去、太陽、海底夢、雨、霧、新生、春天裏的秋天、光明、電、椅、激流、復仇等。他在作風方面，是近於「京派」的，文學季刊上的余一和水星上的歐陽鏡蓉，據說都是他的化名。他的創作能力，也可算旺盛極了。這裏選了他的一篇煤坑，寫的是礦夫的生活，也可以窺見他思想的一斑。

沈從文，湖南人，甲辰和楸林，也是他的筆名，他曾任湖南西南的軍隊裏做過事，所以他的筆下，有濃厚的地方色彩。他的短篇小說，產量也很多，造句簡樸，裏面的人物，又異常的可愛和生動，造成一種特別的風格。這裏選了我的教育和夫婦兩篇。我的教育裏寫的湖南邊境的軍隊生活，天真爛漫，令人神往，幾乎可以叫讀者忘記他們是幹血肉橫飛的事的。

馮文炳後來以筆名廢名出現。他的小說，全是一些卑瑣而純真的人物，故事異常簡單，簡直像素描一樣。尤其在後來出版的桃園裏，更可以看得出來。但是他早年出版的竹林的故事，卻非常美麗。本編選了他的作品兩篇。竹林的故事，裏面寫着那可愛的三姑娘，實是典型的東方少女。

王魯彥，浙江鎮海人，他在介紹外國文學上，也盡過一點力。他出過柚子、黃金等短篇小說集。本編選的，便是這兩篇。看他作品的題材和筆致，是一個鄉土文學家。黃金裏面的人物，便是在他故鄉的市鎮裏。柚子一篇，以玩世的态度，談諧的文筆，對於湖南人大施攻擊，可是情感卻是異常熱烈的。許欽文，浙江紹興人，因為劉夢瑩、陶思瑾慘殺案的關係，經過新聞紙的渲染，這個作者，諒來為大家所熟知吧。他的短篇小說，以善於描寫青年心理，為魯迅所推崇；魯迅幸福的家庭一篇，就寫明

擬許欽文的。他也是一個鄉土文學的作者。可是描寫卻未見深切。這裏選了父親的花園和承發吏兩篇。

黎錦明，湖南人，他的作品裏，蓬勃着敏感和熱情，而且帶着譏諷似的冷笑。本編裏的社交問題，對於解放式的新女子，作了諷刺的攻擊。而復得一篇，卻是一幅鮮明的圖畫。

魏金枝的作品，帶着沉鬱的鄉土氣息，他描寫鄉下的忠厚老實人物，非常逼真。這裏的父子，就可以窺見一斑。

陳翔鶴是淺草社的社員，也是沉鐘週刊上的健將。他的作品，正像沉鐘上別的作者一樣，帶着幽怨的傷感情緒。這裏的西風吹到了枕邊，正是一篇柔情如絲的散文詩。

塞先艾是貴州人，他在十多歲的時候，從老遠的貴州，來到風沙捲地的北京，可是他對於故鄉，始終還有依戀的情緒。他的作品，簡樸而真率的，確是典型的故鄉風味。水葬一篇，寫貴州冷酷的風俗，以水葬對付小偷，同時反映出偉大的母性愛來。

辜靜農出過地之子和建塔者兩本小說集。他的題材，也全取自民間的瑣屑事情，同時出之以

抑揚之筆。這裏的燭談寫的是一個新婚喪夫的少女的故事。

郭健吾最初雖寫小說，但是他後來的成功，卻在散文和戲劇方面。終條山的傳說，寫他故鄉山西的故事，文筆是非常美麗的。

向培良後來的成功，也是在戲劇方面。他是荇原的中心人物，他的小說，大半發表在這刊物上面。他有着熱烈的情感，委曲的文筆，敘述回憶中的瑣屑，卻是娓娓動聽的。飄渺的夢，便是這樣的作品。

趙柔石的出現，是在國民革命之後。他曾助編過後期的語絲，也曾給那時的左翼雜誌寫文章。可惜因為從事實際的工作，死於非命。這篇為奴隸的母親，寫浙東地方特殊的典妻風俗，以悽惻動人的母性愛，來博得讀者的感情。

作者和材料，已經逐一說明。本編從這兩點上看來，雖然未免有點雜難，可是在作風上，大致是統一的。這些作家，大都是擅長描寫鄉土的人物，又常以寫實的手法，沉鬱的感情，來敘述他的故事。結果自然是很成功的。可惜近年以來，本編裏的作者，已東西分散，各自走上自己的前程，只留下這

些，作爲往昔的點綴而已。

編者

目次

小引	(一)	編者
藥	(一)	魯迅
故鄉	(八)	魯迅
阿Q正傳	(一六)	魯迅
離婚	(四九)	魯迅
煤坑	(五八)	巴金
我的教育	(六九)	沈從文
夫婦	(九二)	沈從文
浣衣母	(一〇一)	馮文炳
竹林的故事	(一〇八)	馮文炳
柚子	(一一四)	王魯彥
黃金	(一二一)	王魯彥
父親的花園	(一三六)	許欽文
承發吏	(一三九)	許欽文
社交問題	(一四五)	黎錦明
復讐	(一五八)	黎錦明
留下鎮上的黃昏	(一六六)	魏金枝

父子·····	(一六九)	魏金枝
西風吹到了枕邊·····	(一八三)	陳翔鶴
水葬·····	(一九〇)	蹇先艾
燭燄·····	(一九六)	臺靜農
終條山的傳說·····	(二〇二)	李健吾
飄渺的夢·····	(二〇七)	向培良
爲奴隸的母親·····	(二一八)	趙柔石

秋天的後半夜，月亮下去了，太陽還沒有出，只剩下一片烏藍的天；除了夜遊的東西，什麼都睡着。華老栓忽然坐起身，擦着火柴，點上遍身油膩的燈盞，茶館的兩間屋子裏，便瀰滿了青白的光。

『小栓的爹，你就去麼？』是一個老女人的聲音，裏邊的小屋子裏，也發出一陣咳嗽。

『唔。』老栓一面聽，一面應，一面扣上衣服，伸手過去說，『你給我罷。』

華大媽在枕頭底下掏了半天，掏出一包洋錢，交給老栓，老栓接了，抖抖的裝入衣袋，又在外面按了兩下，便點上燈籠，吹熄燈盞，走向裏屋子去了。那屋子裏面，正窸窸窣窣的響，接着便是一通咳嗽。老栓候他平靜下去，纔低低的叫道，『小栓……你不要起來……店裏你娘會安排的。』

老栓聽得兒子不再說話，料他安心睡了，便出了門，走到街上。街上黑沈沈的一無所有，只有一條灰白的路，看得分明。燈光照着他的兩腳，一前一後的走。有時也遇到幾隻狗，可是一隻也沒有叫。天氣比屋子裏冷得多了；老栓倒覺爽快，彷彿一旦變了少年，得了神通，有給人生命的本領似的，跨步格外高遠。而且路也愈走愈分明，天也愈走愈亮了。

老栓正在專心走路，忽然吃了一驚，遠遠裏看見一條丁字街，明明白白橫着。他便退了幾步，尋到一家關着門的鋪子，蹣跚躑躅下，靠門立住了。好一會，身上覺得有些發冷。

『哼，老頭子。』

『倒高興……』

老栓又吃一驚，睜眼看時，幾個人從他面前過去了。一個還回頭看他，樣子不甚分明，但很像久餓的人見了食物一般，眼裏閃出一種攫取的光。老栓看看燈籠，已經熄了。按一按衣袋，硬硬的還在。仰起頭兩面一望，只見許多古怪的人，三三兩兩，鬼似的在那裏徘徊；定睛再看，卻也看不出什麼別的奇怪。

沒有多久，又見幾個兵，在那邊走動；衣服前後的一個大白圓圈，遠地裏也看得清楚。走過面前的，並且看出號衣上暗紅色的鑲邊。——一陣腳步聲響，一眨眼，已經擁過了一大簇人，那三三兩兩的人，也忽然合作一堆，潮一般向前趕；將到了字街口，便突然立住，簇成一個半圓。

老栓也向那邊看，卻只見一堆人的後背；頸項都伸得很長，彷彿許多鴨，被無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靜了一會，似乎有點聲音，便又動搖起來，轟的一聲，都向後退；一直散到老栓立着的地方，幾乎將他擠倒了。『喂！一手交錢，一手交貨！』一個渾身黑色的人，站在老栓面前，眼光正像兩把刀，刺得老栓縮小了一半。那人一隻大手，向他攥着，一隻手卻撮着一個鮮紅的饅頭，那紅的還是一點一點的往下滴。

老栓慌忙摸出洋錢，抖抖的想交給他，卻又不敢去接他的東西。那人便焦急起來，嚷道：『怕什麼？怎的不拿？』老栓還躊躇着；黑的人便搶過燈籠，一把扯下紙罩，裹了饅頭，塞與老栓，一手抓過洋錢，捏一捏，轉身去了。嘴裏哼着說：『這老東西……』

『這給誰治病的呀？』老栓也似乎聽得有人問他，但他並不答應；他的精神，現在只在一個包上，彷彿抱着一個十世單傳的嬰兒，別的事情，都已置之度外了。他現在要將這包裏的新的生命，移植到他家裏，收穫許多幸福。太陽也出來了；在他面前，顯出一條大道，直到他家中，後面也照見了字街頭破匾上『古口亭口』這四個黯淡的金字。

老栓走到家，店面早經收拾乾淨，一排一排的桌椅，瀟瀟灑灑的發光，但是沒有客人；只有小栓坐在裏排的

桌前吃飯，大粒的汗，從額上滾下，夾襖也帖住了脊心，兩塊肩胛骨高高凸出，印成一個陽文的「八」字。老栓見這樣子，不免皺一皺展開的眉心。他的女人，從竈下急急走出，（這裏，老栓，有些發抖。）

『得了麼？』

『得了。』

兩個人一齊走進竈下，商量了一會。華大媽便出去了，不多時，拿着一片老荷葉回來，攤在桌上。老栓也打開燈籠罩，用荷葉重新包了那紅的饅頭。小栓也吃完飯，他的母親慌忙說：

『小栓——你坐着，不要到這裏來。』

一面整頓了竈火，老栓便把一個碧綠的包，一個紅紅白白的破燈籠，一同塞在竈裏；一陣紅黑的火簇過去時，店裏裏散滿一種奇怪的香味。

『好香！你們吃什麼點心呀？』這是駝背五少爺到了。這人每天總在茶館裏過日，來得最早，去得最遲，此時恰恰蹣跚到臨街的壁角的桌邊，便坐下問話，然而沒有人答應他。『炒米粥麼？』仍然沒有人應。老栓匆匆走出，給他泡上茶。

『小栓進來罷！』華大媽叫小栓進了裏面的屋子，中間放好一條凳，小栓坐了，他的母親端過一碟烏黑的圓東西，輕輕說：

『吃下去罷，——病便好了。』

小栓撮起這黑東西，看了一會，似乎拿着自己的性命一般，心裏說不出的奇怪。十分小心的拗開了，焦皮裏面竄出一道白氣，白氣散了，是兩半個白麵的饅頭。——不多工夫，已經全在肚裏了，卻全忘了什麼味；面前只剩下一張空盤。他的旁邊，一面立着他的父親，一面立着他的母親，兩人的眼光，都彷彿要在他身裏注進什麼，又要取出什麼似的；便禁不住心跳起來，按着胸脯，又是一陣咳嗽。

『睡一會罷，——便好了。』

小栓依他母親的話，咳着睡了。華大媽候他喘氣平靜，纔輕輕的給他蓋上了滿幅補釘的夾被。

三

店裏坐着許多人，老栓也忙了，提着大銅壺，一趟一趟的給客人沖茶；兩個眼眶，都圍着一圈黑線。

『老栓，你有些不舒服麼？——你生病麼？』一個花白鬍子的人說。

『沒有。』

『沒有？——我想笑嘻嘻的，原也不像……』花白鬍子便取消了自己的話。

『老栓只是忙。要是他的兒子……』駝背五少爺話還未完，突然闖進了一個滿臉橫肉的人，披一件玄

色布衫，散着鈕釦，用很寬的玄色腰帶，胡亂綁在腰間。剛進門，便對老栓嚷道：——

『吃了麼？好了麼？老栓，就是運氣了！你運氣，要不是我信息靈……』

老栓一手提了茶壺，一手恭恭敬敬的垂着，笑嘻嘻的聽。滿座的人，也都恭恭敬敬的聽。華大媽也黑着眼眶，笑嘻嘻的送出茶碗茶葉來，加上一個橄欖，老栓便去沖了水。

『這是包好！這是與衆不同的。你想，趁熱的拿來，趁熱吃下。』橫肉的人只是嚷。

『真的呢，要沒有康大叔照顧，怎麼會這樣……』華大媽也很感激的謝他。

『包好，包好！這樣的趁熱吃下。這樣的人血饅頭，什麼癆病都包好！』

華大媽聽到『癆病』這兩個字，變了一點臉色，似乎有些不高興，但又立刻堆上笑，搭訕着走開了。這康大叔卻沒有覺察，仍然提高了喉嚨，只是嚷，嚷得裏面睡着的小栓也合夥咳嗽起來。

『原來你家小栓碰到了這樣的好運氣了。這病自然一定全好；怪不得老栓整天的笑着呢。』花白鬍子一面說，一面走到康大叔面前，低聲下氣的問道，『康大叔——聽說今天結果的一個犯人，便是夏家的孩子，那是誰的孩子？究竟是什麼事？』

「誰的不就是夏四奶奶的兒子麼？那個小傢伙！」康大叔見衆人都聳起耳朵聽他，便格外高興，橫肉塊飽綻，越發大聲說：「這小東西不要命，不要就是了。我可是這一回一點沒有得到好處，連剝下來的衣服，都給管牢的紅眼睛阿義拿去了。」——第一要算我們栓叔運氣，第二是夏三爺賞了二十五兩雪白的銀子，獨自落腰包，一文不花。」

小栓慢慢的從小屋子走出，兩手按了胸口，不住的咳嗽，走到竈下，盛出一碗冷飯，泡上熱水，坐下便吃。華大媽跟着他走，輕輕的問道：「小栓你好些麼？」——你仍舊只是肚餓……」

「包好，包好！」康大叔瞥了小栓一眼，仍然回過臉，對衆人說：「夏三爺真是乖角兒，要是他不先告官，連他滿門抄斬，現在怎樣銀子——這小東西也真不成東西，關在牢裏，還要勸牢頭造反。」

「阿呀，那還了得！」坐在後排的一個二十多歲的人，很現出氣憤模樣。

「你要曉得紅眼睛阿義是去盤盤底細的，他卻和他攀談了，他說：這大清的天下是我們大家的。你想：這是人話麼？紅眼睛原知道他家裏只有一個老娘，可是沒有料到他竟會那麼窮，榨不出一點油水，已經氣破肚皮了。他還要老虎頭上搔癢，便給他兩個嘴巴！」

「義哥是一手好拳棒，這兩下，一定够他受用了。」壁角的駝背忽然高興起來。

「他這賤骨頭打不怕，還要說可憐可憐哩。」

花白鬍子的人說：「打了這種東西，有什麼可憐呢？」

康大叔顯出看他不上來的樣子，冷笑着說：「你沒有聽清我的話；看他神氣，是說阿義可憐哩！」聽着的人的眼光，忽然有些板滯，話也停頓了，小栓已經吃完飯，吃得滿身流汗，頭上都冒出汗氣來。

「阿義可憐——瘋話，簡直是發了瘋了。」花白鬍子恍然大悟似的說。

「發了瘋了。」二十多歲的人也恍然大悟的說。

店裏的店客，便又現出活氣，談笑起來。小栓也趁着熱鬧，拼命咳嗽；康大叔走上前，拍他肩膀說：——